

“朗朗旋风”两个月横扫欧美音乐重镇

◆ 吴同



■ 郎朗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向观众谢幕，身后是加座观众



■ 楼上楼下观众起立为朗朗鼓掌

3月22日，有着悠久历史、刚刚整修一新的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迎来了国际钢琴巨星郎朗。由于音乐会门票早就被销售一空，也为了照顾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生，舞台上破例加了座位，这在音乐厅的历史上十分罕见。

上半场莫扎特《G大调第5号钢琴奏鸣曲》(KV283)、《降E大调第4号钢琴奏鸣曲》(KV282)以及《a小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KV310)，已经赢得观众的高声叫喊和满堂喝彩，无论是快板、急板还是柔板，无论是“庄严的行板”还是“如歌的行板”，均将德奥体系的风格处理得完美无瑕。而下半场更重

头的肖邦叙事曲，从g小调(作品23)到F大调(作品38)到降A大调(作品47)再到f小调(作品52)，均游刃有余，极富变化，停顿处敢于留白，予人无限的想象；奔急处密不透风，让人血脉喷张。他完全把握了音乐的情绪和深层的意义，并让观众在其惊人的技巧之下，看到的是音乐的流畅，意境的深远。

在观众暴雨般的掌声中，郎朗又加演了肖邦《圆舞曲》第1号和拉赫玛尼诺夫的《D大调前奏曲》，把音乐会的高潮延续到最后。结束时郎朗是在所有观众起立鼓掌、台上台下融为掌声海洋的火爆气氛中，结束了这场极具挑战性和震撼力的独奏会。

音乐会后，簇拥到后台渴望与郎朗合影和索要签名的观众已经把通道拥挤得水泄不通，剧场管理人员说：“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场景了。”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亚历山大特地来到后台祝贺郎朗说：“你的演奏令我震惊，你对拉赫玛尼诺夫风格的把握与处理实在太完美了。”俄罗斯音乐大师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女儿、莫斯科复活节音乐节艺术总监听完音乐会激动不已，拥抱郎朗说：“你的演奏创造了历史，深深打动了我。”

演出前后，郎朗接受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新社及当地众多俄国家媒体的采访。在接受俄新社记者采访时，郎朗深情地回忆说：“我4

岁时看到了钢琴大师霍洛维兹就是站在这个音乐厅演奏，那种场面深印心底。从那以后，我就立志要当一个像霍洛维兹那样的钢琴家！”可以说，这里是催生郎朗梦想的地方，也是郎朗圆梦的地方。作为音乐大国之都，莫斯科也彻底感受到了来自东方且席卷全球的“朗朗旋风”的魅力。而巧的是，这场早在一年前就签下的音乐会，又正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无疑又为中俄人民的友谊篇章增添了灿烂的一笔。

年初在国内结束“中国巡演”后，郎朗并没有休息，而是投入更具挑战的“欧美巡演”，到3月底为止，他在巴黎、柏林、波士顿、慕尼

黑、维也纳、莫斯科等当今最重要的古典音乐重镇展开巡演。莫斯科独奏音乐会将是巡演的最后一场。同样在3月早些时候，郎朗在慕尼黑与指挥大师杨松斯及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合作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引起轰动，巴伐利亚广播电台向全德国进行了现场直播，杨松斯大师连呼三声：“郎朗是天才！天才！天才！”在音乐会之余，郎朗还特意去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参加活动。

更早，美国当地时间2月28日到3月2日，郎朗在波士顿交响乐大厅连续连续举行了3天音乐会。在这3场音乐会期间，郎朗与指挥大师拉斐尔·弗吕贝克·德·伯格及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郎朗与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首度合作并大获成功，郎朗还把这场音乐会献给刚刚去世的钢琴大师范·克莱本。

演出当晚，郎朗凭借其饱含深情的演绎，高超炫目的技巧打动了现场每一个人，观众们全体起立为郎朗热烈鼓掌，甚至坐在后排的人大声欢呼！博格斯特赞叹道：“郎朗就是音乐，和他在一起演奏就是和音乐在一起演奏！”85岁的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用略带颤抖的双手紧紧握着郎朗的手说：“你的连音简直能震动人的心灵！”一场都没放过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凯萨激动地说：“郎朗每天晚上的音乐会都有不同的感染点，他的艺术创造意识值得全世界的艺术家学习致敬。他能在每一天用不同的创作来深刻打动人们的心灵。这种打动是最深层的。他弹奏出的丰富多彩的音响是当今古典音乐最需要的灵感和技法。”

钢琴在“文革”中曲折离奇的特殊经历

◆ 朱贤杰

前不久在厦门听钢琴家殷承宗的独奏音乐会，在弹完正式曲目后，他返场加演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中的一个选段。听着曾经是那样耳熟能详的曲调，让我记起一位旅居海外的钢琴家在许多年前对它的非议。他说，“文革”中的许多荒唐事情，包括国内人受到的牵连，他都认了。唯独不能理解的是，为何要用钢琴去伴唱革命京剧？”

这位“文革”前就移居海外的钢琴家，自然不了解那个特定年代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一代钢琴家来说，钢琴伴唱《红灯记》不是一道抹不去的记忆，而且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专业生涯，甚至改变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钢琴界很快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随着傅聪、顾圣婴、李名强、刘诗昆、殷承宗等一批钢琴家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中国钢琴演奏的总体水准已经引人注目。那时国际钢琴比赛的数目总共就十几个，因此其奖牌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受此鼓舞，学琴人数成倍增长，国内迎来了第一次“钢琴热”。我在1962年报考上音附中时，据说报考人数创了新高。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1964年起，学校已经不准演奏西方音乐，只能弹根据革命歌曲改编的钢琴曲和练习曲。不少同学甚至改行学民乐。那些国际比赛获奖者，回国之后要思想改造，要下乡种田修水库。钢琴在无可挽回地走着下坡。到1966年那个无法无天的夏天，钢琴被认为是代表“封、资、修”，是资产阶级的产物，首当其冲地成了被“彻底砸烂”的对象。学校里一个同学甚至想出绝招：把钢琴搬到教学楼顶上，然后推下去砸碎。幸亏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整整两年，校园琴房一片死寂。

终于，在1968年的一个夏日，校园里的广播喇叭响起了钢琴与京剧唱腔的声音——钢琴伴唱《红灯记》面世了。



殷承宗与他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一时红遍大江南北，钢琴在那个特殊年代以如此特殊的方式，进行了空前的大扫盲和大普及。《红灯记》为钢琴这件西方乐器翻了身。对于那一代钢琴学子来说，无疑是殷承宗为钢琴在当时的中国找到了一个出路。在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红色外衣下，我们终于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开琴盖，弹奏那些久违了的乐曲了。

不仅如此，我们上音附中“老三届”的几十名毕业生，在上山下乡插队到奉贤县农村劳动的时候，还因为要“弹好样板戏，练好基本功”，而获得一个特殊的待遇——市文化局调拨了10台立式钢琴随我们下乡。当时上海郊县农村尚无陆路交通，到了奉贤县城后，10台钢琴用几个平底船运到水乡，当地公社社员帮忙分别抬到各个农家客堂的泥地上。因怕受潮，在钢琴底下垫了几块砖瓦。于是我们一伙人就常常上午插秧施肥，下午弹琴。弹着肖邦与贝多芬的手指，还留着一股河泥与牛粪的气味。飘扬在田野上的琴声，引来了在田埂上玩耍的农家小孩观望。他们好奇的眼神，与放在泥地上的钢琴，形成一幕超现实的景观。

也是借着样板戏的名义，各地专业团体与音乐学校的钢琴演奏员，有机会进京参加钢琴培训班。钢琴教学与演奏就此名正言顺地得以复兴。

那位海外钢琴家不能像我们那样感同身受的是，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钢琴伴唱《红灯记》与以后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真不知钢琴会被禁锢到何年何月！十年“文革”之后，一批钢琴学子的技艺会荒废到什么地步！还有，中国会有从80年代兴起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第二次“钢琴热”吗？

ETICKET 东方票务

3月21日起售票

爱的回忆中外名曲音乐会
4月26日 兰心
克里斯托弗·帕克钢琴独奏音乐会 4月12日 东艺
本雅明·努斯钢琴独奏音乐会 8月3日 城市剧院
马求斯·伯劳维亚克钢琴独奏音乐会 7月6日 城市剧院

订票热线:962388

被誉为「摇滚」的古乐

◆ 任海杰

大约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古乐演奏风生水起。它讲究的是本真。但何为真正的本真，难有标准答案。毕竟我们难以全面了解远去的古代。从现场演奏来看，我们所欣赏到的库伊肯巴洛克古乐团、法国巴洛克古乐团、科隆古乐团、英国古乐团、弗莱堡古乐团等，都被认为是比较纯粹的古乐演奏，即用古乐器(现代仿制)、用古代的演奏方法(靠传承和研究)、尽可能还原那个年代的音乐风味。

然而任何领域都会有另类，在古乐演奏界，也有不喜欢完全泥古的，比如最近来沪的卢浮宫音乐家古乐团——由马克·明科夫斯基1982年创建的古乐团，既让全场疯狂，又遭业内人士非议。其原因：不太原汁原味，有点离经叛道。有的甚至将他们的演奏喻为“古乐摇滚”。

卢浮宫音乐家古乐团共有演奏员近40人，音乐会的曲目平时很少听到：格鲁克《唐璜》、拉莫《幻想交响曲》。

《唐璜》是格鲁克为芭蕾舞剧而作的配乐，由十几段音乐组成，讲述花花公子唐璜从风流成性走向末路的历程。格鲁克是音乐改革的倡导者，尤其强调歌剧中的音乐要为戏剧服务。在这部舞剧配乐中，我们已能一见端倪。明科夫斯基在演出中致力于营造亲和观众的氛围，边指挥乐队，边介绍剧情，语言诙谐、幽默，引得场内笑声阵阵。演出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进行。虽然舞台上没有芭蕾舞，但从格鲁克的音乐中，我们能感受到剧

情的变化发展，音乐的戏剧脉络清晰，在巴洛克式的韵味中，已含古典戏剧色彩。虽然大部分用的是古乐器，但卢浮宫音乐家的演奏却显得锐利、明快、响亮，有别于我们以往听古乐团的那种清淡内敛的音色。

下半场拉莫《幻想交响曲》在一般音乐词典上找不到，这是明科夫斯基从拉莫的十几部歌剧、芭蕾舞中挑选17段优美动听的音乐段落加以组合，命名为《幻想交响曲》。其实，这更像是组曲。这17段音乐实在是拉莫的精华，丰富的和声、典雅的配器、精致的律动、优美的咏叹、热烈的舞曲……明科夫斯基指挥得层次分明、气韵生动、抑扬顿挫，一气呵成！明科夫斯基是指挥拉莫的专家，果然名不虚传，而他赋予拉莫音乐的如此生机勃勃、激情洋溢，自然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欣然返场三曲：舒伯特、莫扎特、拉莫，在最后返场拉莫时，他甚至指挥全场用掌声来和着乐队演奏，颇像我们在新年音乐会上演奏《拉特斯基进行曲》的情景。古乐演奏，出现这样的场面，少见。

这也就引发议论：这是古乐吗？或者说，这是纯粹的古乐演奏吗？

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评价存在，但笔者从音乐会的现场感受上来说，这也是古乐演奏上的“一家之言”。既然可以容许不同的观点存在，自然也就可以包容不同的演奏方法。关键在于，音乐是否打动人、感染人。从这点上来说，古乐，可以新演。

